

编者按: 今年以来, 区文联及区作协紧紧围绕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精华区建设和推动建党、抗战、新中国成立三大主题片区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 以及丰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与北京作协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相关区作协合作开展了“山河永定·丰宜福台”主题征文创作活动, 约请区内外知名作家到我区深入调研采风, 形成一批优秀散文作品。本报陆续刊登部分作品, 以飨读者。

永定河记



卢沟晓月 陈志和 摄

北京的大水从哪里来？

2012年、2023年, 我都亲历了北京发大水, 看到世间惨状, 不禁悲痛万分。总有朋友问我, 北京以前会发大水吗?

会的, 我记得童年时有一年下大雨, 北新桥一簋街一带的水已经到了成年人的大

腿根儿, 路边的西瓜摊上, 很多西瓜都漂起来了。大人们根本不让孩子上街, 说下水沟的沟鼻子都打开了, 弄不好就掉进去。当时很多房子是20世纪80年代翻盖的, 红砖作墙, 石棉板作顶, 没有做防水的观念, 墙也

不够厚, 远不如过去青砖灰瓦的老房子。如今每逢夏天, 总会有房屋漏雨、返潮, 哗啦啦地落墙皮。

朋友继续问, 大水从哪里来?

我说: 永定河。

北京城与永定河始终在互动

人类是逐水而居的, 城市有水方能活下去, 中国历代的都城, 都是以背山面水为尊, 南京有长江, 洛阳有黄河, 西安号称八水绕长安, 北京更是靠永定河了。

永定河的上游是洋河和桑干河两大支流, 穿过官厅水库后改成永定河, 下游是海河。若打开辽金元明清以来的北京历史地图, 永定河的变迁, 可看作从北向南慢慢挪动地方。北京城与永定河始终在互动, 从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开始, 永定河南北方上下挪动。可不论怎样改道, 它的触须始终连接着北京。

个坐标是看丹药王庙。北京人最能区分东西南北, 我头一次去那里时, 总对那药王庙的朝向而感到奇怪, 是少见的坐东朝西。而后发现, 庙的西边, 今天看丹路、看杨路一带是永定河故道, 榆树庄、世界公园这一带或许从前是高坡, 到了宋代成为洼地, 永定河水沿此向南。

金代定北京为中都时, 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将位于黑龙江阿城的陵墓迁到北京的房山, 将原本安葬在大片平原上的历代先皇, 都迁葬在房山车厂村至龙门口一带的云峰山下; 另一件是于金



永定河畔美如画 李治国 摄

在北京, 永定河最大, 流量极不稳定, 想枯就枯, 想泛就泛, 想流向哪里就去哪里。古代的永定河没有稳定的水源, 也没有固定的河道, 始终汪洋恣肆, 肆意妄为, 似一个暴饮暴食的巨人。北京城的五大水系(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沟河)、大小湖泊、西苑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园林池沼……甚至每条胡同里的水井, 翻涌的都是永定河的水。

北京是西北高东南低, 北面是横亘的燕山山脉, 西边是大小西山。远古时代的北京曾是一片叫作北京湾的汪洋, 门头沟、南口、昌平的山峰都是海岸线, 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就住在离海边不远的山洞里, 那些远古的灰烬坑里充满了鱼骨和贝壳, 那是海洋的馈赠。北京是在西面和北面围起来的一个半封闭的平原——永定河冲积扇平原上建造的。

不论是唐幽州、辽南京还是金中都, 当时北京的主城区都位于现在的丰台区, 永定河水直接从城中穿过。丰台地名曾有多种说法, 有来源于“风台村”之说, 有的说来源于附近的丰宜门和拜郊台, 也有说法是因金代韩御史所建远风台遗址而得名。但不管怎样, 丰台这一地区地势较高, 像一片高台。其中的一

大定二十九年, 公元1189年建造了卢沟桥。建卢沟桥有一个目的, 是为了方便去房山谒陵, 正如数百年后, 大明在沙河上建造朝宗桥, 也是为了去十三陵祭祀祖宗一样。

卢沟桥在没有石桥以前, 先有的浮桥, 是北京地区最大的码头, 所有建造辽南京和金中都的木材都是从上游冲过来, 从卢沟桥处捞起来装车的, 还专门有一幅元代佚名画家的绢本设色画《卢沟运筏图》以观看其详。画上的古桥为十一孔, 与真实的卢沟桥无异。古人每天行走不过十几里地, 皇家也是平均每天三十里, 因此每三十里修建一处行宫。卢沟桥离广安门二十里, 出北京往西南方向, 头一站打尖住店的地方就是卢沟桥畔的宛平县城, 出行的人多是在此住一夜后破晓启程。卢沟桥就是送别的长亭, 相当于唐之灞桥、汉之阳关, 送君垂泪过卢沟。所谓卢沟晓月, 正是送别时送到宛平县城, 第二天清晨过卢沟桥上路时, 抬头方看到破晓时的月亮。

卢沟桥代表着北京文化的起点, 也是北京都城的起点, 至今这里还是永定河在北京境内的最后一个分洪枢纽, 有卢沟桥拦河闸、小清河分洪闸和永定河滞洪水库。

历史上永定河多次泛滥

历史上的永定河更是多次泛滥, 这种泛滥的加剧, 种种生态的恶化, 是明清以后开始的。

正所谓“大都出, 西山兀”, 元世祖忽必烈建造大都城时, 大量砍伐了西山的木材, 使得水土流失严重, 大风刮来, 北京城沙尘漫天, 遮天蔽日。全长不过七百多公里的永定河因水土流失而持续泛滥, 却有着可比拟黄河的巨大的含沙量, 真正是一条“小黄河”。元代重新开金口河引水以补充大运河漕运的水量, 由郭守敬在接近金口的地方开挖了减河以分流, 最后还能将水还回到主河道上。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开金口河成功的记载, 在此之前的金大定年间, 和在此之后的元顺帝年间的两次开金口河, 都失败了。

历朝历代的治水工程中, 所包含的一项是建造寺庙, 巩固信仰, 永定河的神庙神祠先后有数十座之多。这条河金代被封为安平侯, 并从大定二十七年(1177年)“每岁委本县长官春秋致祭”; 元代被封为显应洪济公。《清史稿·河渠志》记载,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康熙皇帝命于成龙(康熙朝两个于成龙, 此为“小于成龙”)治河, 赐名为“永定”, 并封为河神, 主要是指大兴区的这一段, 后来拓展到全流域。乾隆封其为安流广惠永定河神。康熙、乾隆多到治河工地现场视察, 并在永定河沿线修建了南、北惠济庙, 大兴、河北固安都有祭祀永定河的河神庙。这是古人一种敬畏自然的思想, 我治不服你, 我敬着你。

如今永定河每年都有汛期, 俗称“七下八上”, 指的是每年7月下半月到8月上半月, 至今仍然会有水患, 治河是百年大计。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

20世纪90年代, 永定河的上游早已建了不少水库, 拦截了流水, 下游建了若干的挖沙场。我正在上初中, 学校组织去卢沟桥参观。我们先在宛平县城内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处看了电影《七七事变》, 电影中的卢沟桥下就是水, 有不少中日双方厮杀落入水中的场景, 那石狮子上布满了先烈的血迹, 把年少的我深深感动。而后, 我们来到了电影中所拍的卢沟桥下。当时的卢沟桥下已然大部分干涸, 四处长满了荒草, 河床上竟然有个简易的汽车自驾游游乐场。在自由活动时, 有位会开车的同学, 驾驶着一辆破旧得如铁皮壳子一样的吉普车, 狠踩油门, 在永定河的河床里狂奔, 车轮下黄沙涌起。

三十年过去了, 如今我再到卢沟桥, 桥下已是碧水映天, 水天一色。那种生猛和荒蛮的感觉, 至今尚未过去。这对于永定河与卢沟桥而言, 不过是千古一瞬, 只增些话佐料罢了。在眺望远方的时候, 我依稀感觉到, 永定河始终是北京的母亲河, 哪怕是最干枯的时候, 它始终在暗中流淌着。

北京城是一座山水之都, 在城市的正中心, 有一片水域, 一座皇宫, 一座景山, 在那里足以忘却身处闹市, 恍惚间已入山林。这些是北京历代建城之根本, 是大自然千百万年的遗珠。而那水, 便是永定河永久的恩赐。

■来源: 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侯磊

《丰台风情咏》

诗歌选登

争似丰台解语花

吴文学

争似丰台解语花, 脸波春色衬朝霞。
盈盈碧玉簪娇小, 不爱青青宰相家。

来源: 《虔初新志》

【注释】

解语花: 歌姬之名。

【作者简介】

吴文学, 广东雷州人, 生卒不详, 乃恩赐八品修职郎。

不信曼陀花一朵

吴宝崖(清)

阿钱生小态婵娟, 多病皈依绣佛前。
不信曼陀花一朵, 忍教憔悴夕阳天。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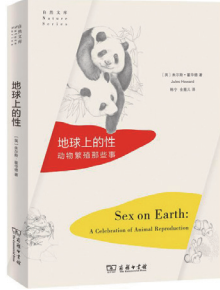
吴陈炎, 字宝崖, 一字芋町, 钱塘监生, 官荏平知县, 著《桂荫堂文集》《北征》《江右》《江东》《聊复》等集。



遇“荐”好书

《地球上的性——动物繁殖那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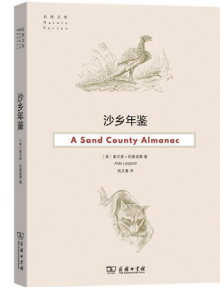
朱尔斯·霍华德 著



性是如何开始的? 澳大利亚睡蜥蜴也能像鸟一样感觉到爱情吗? 鸟的爱情和田鼠的一样吗? 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讨厌的西班牙蛞蝓? 雄性钩盲蛇在哪里? 海洋噪音对水生哺乳类动物的性生活有多大影响? 蛞蝓螭如何交配? 霸王龙的阴茎有多大? 刺猬阴道里的栓塞是谁制造的? 为什么海豚的同性恋倾向通常与异性恋倾向一样? 萤火虫和街灯交配吗? 看完这本书, 你就明白了。

《沙乡年鉴》

奥尔多·利奥波德 著



《沙乡年鉴》是利奥波德的代表作, 也是他一生观察、经历和思考自然的结果。他以自然随笔的形式, 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沙乡不同季节的自然生态之美, 歌颂了人与土地、河湖、动植物之间“平等相待、和谐共生”的关系之美, 呼吁人们关注生态伦理, 认为人类只有“保持生态共同体总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时, 才能增进人类自身的福利。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念已经成为美国环保组织和政府机构行动的思想基础, 他本人也被公认为生态环保主义最著名的先行者。本书中收入了最早的英文版中由查理·施瓦茨绘制的富有召唤力的插图, 极大地提升了书的可读性和优美性。